

阿奎那的哲学和圣餐观

濮荣健

圣餐礼是基督宗教(含天主教、新教、东正教)的圣礼,使徒时代的教会就已经遵守,但对圣餐的解释,至今并不完全一致,其中天主教所接受的是托马斯·阿奎那(Thomas Aquinas, 1225-1274)的解释。

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中有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部记载了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情景,如:他们吃的时候,耶稣拿起饼来,祝福,就掰开,递给门徒,说:“你们拿着吃,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,祝谢了,递给他们,说:“你们都喝这个,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,为多人流出来,使罪得赦”(马太福音 26:26-28)。

他们吃的时候,耶稣拿起饼来,祝了福,就掰开,递给门徒,说:“你们拿着吃,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,祝谢了,递给他们;他们都喝了(马可福音 14:22-23)。

又拿起饼来,祝谢了,就掰开,递给他们,说:“这是我的身体,为你们舍的,你们也应当如此行,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,说:“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,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”(路加福音 22:19-20)。

这是耶稣在受难前一天的晚上,即犹太逾越节,当晚耶稣被门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出卖,次日在十字架上受难。

约翰福音虽没有设立圣餐的记载,但也记载了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话,与圣餐似乎相关: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,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,不喝人子的血,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,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;我的血真是可喝的……”(约翰福音 6:53-58)。

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已开始守圣餐(使徒行传 2:42,46),后来可能是每周守一次(使徒行传 20:7)。还可以看出,早期教会守圣餐是同

时当成一顿饭吃的,与后来的天主教和新教很不同,如使徒保罗曾批评哥林多教会里混乱圣餐的基督徒:“你们聚会的时候,算不得吃主的晚餐;因为吃的时候,各人先吃自己的饭,甚至这个饥饿,那个酒醉”(哥林多前书 11:20-21)。基督教会早期受迫害时,罗马人因对圣餐的误解,指控基督徒吃人肉、喝人血。

托马斯·阿奎那是中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。当时,天主教信仰在西欧占主导地位,人们普遍认为基督临在圣餐里,具体有三种看法:一是同质说(consubstantiation),基督的本质临在饼和酒,与饼和酒的本质一同出现;二是本质取代说(annihilation),当基督的本质临在时,饼和酒的本质消失,完全由基督的本质取代;三是阿奎那所支持的变质说(conversion/transubstantiation),饼和酒的本质改变了,成为基督的本质。

早在4世纪,圣餐的变质说就开始变得普遍,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(St. Ambrose, c. 339-397)用弥撒的词汇取代了圣餐。1215年,罗马天主教第四次拉特兰会议(Fourth Lateran Council)肯定了圣餐的变质说,但没有详细解释。

阿奎那深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(Aristotle, 384-322BC)哲学的影响,信本质(essence)决定存在(being),一事物的存在是由质料(matter)和形式(form)所构成。

对于圣餐的解释,阿奎那反对同质说和本质取代说的理由是:如果饼和酒的本质仍在,则饼和酒不能称为圣体,也不能受敬拜和尊崇。如果饼和酒的本质消失,则饼和酒不能存在。唯一可能的,是饼和酒的本质变成了基督的本质。变质并不是说基督的本质从天降临,取代饼和酒的本质,因为基督的身体只有一

个,不可能同时分布在不同的地方,除非用大能使饼和酒的本质改变。基督的临在使饼和酒的本质改变,但饼和酒的属性并没有消失,仍能被人所吃喝。当上帝的大能使饼和酒的本质变成基督的本质时,饼和酒不再是普通的饼和酒,而是圣体。

罪人信了耶稣,受了圣灵,蒙上帝的恩典得救,有了属灵的新生命,生命的本质会有改变。按阿奎那,因存在的自然物具有本质,而存在由本质决定,那么上帝神圣的恩典可以借本质的改变而改变自然物的地位。虽然自然物的本质改变后仍保留其外在形式,但在宗教意义上该自然物就会被圣化,如圣餐中的饼和酒。基督的恩典临在自然物并不影响基督仍然在天的事实,所以我们不能说基督的本质充满了自然物。圣餐中的恩典不是基督直接的降临,而是他的恩典延伸地临在。当饼和酒的本质被改变时,是整全的本质改变,以至饼和酒的基督本质是整全的本质。

基督临在圣餐并非指基督在空间上临在圣餐,而是因着上帝的大能使饼和酒本质改变,基督仍在天上。这样,一方面保障了基督在天的整体性,又不减圣餐的神圣性。天主教的圣餐也叫弥撒,阿奎那把弥撒看成耶稣道成肉身的重演。

阿奎那如此地使用哲学解释圣餐,虽很巧妙,但已与圣经的教训相违背:“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,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……因为他一次献祭,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”(希伯来书 10:12,14)。又如,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,基督徒在基督里互为肢体(哥林多前书 12:27),这显然不能按字面理解成基督徒的身体上有耶稣的肉。耶稣应许他与奉他的名聚会的人同在(马太福音 18:20)、与传福音的人同在(马太福音 28:20),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,上帝的恩典突出地表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灵魂,而耶稣是无罪的、圣洁的,饼和酒是无灵魂、无意志的物质,若其本质能与只道成肉身一次的基督关联,不管如何解释,不

但不合圣经,而且违反人的常识和理性。

天主教接受阿奎那的自然神学,承认上帝在自然中的启示,因此教会的会议、教皇的谕令,甚至历史的遗传,都有价值,可与圣经相比。

对上帝崇拜中的自然物,如圣餐中的饼和酒,能承受上帝的恩典吗?阿奎那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在圣餐礼的解释上,阿奎那仍采用自然神学的方法,上帝的恩典可以临到自然物,这给天主教的崇拜带来重要的意义,崇拜是上帝的恩典临到的场所。一个经祝圣的圣礼,就包含了恩典。圣礼可以作为施恩的工具。同样,天主教的神父之可以赦罪,是因相信恩典临在神父的告解礼,使神父可以代表基督,进行赦免。这也很牵强,因为圣经说: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,上帝是信实的,是公义的,必要赦免我们的罪,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”(约翰一书 1:9)。

阿奎那解释圣餐,有浓厚的哲学色彩,思辨性很强。事实上,因为阿奎那的改造,神学成为一门不需要信仰体验的学问,可以采用类似学习科学和艺术的方法。在中世纪的西欧,人们名义上都信基督教,但由于天主教会的垄断以及昂贵的抄写成本,普通的人没有圣经,也看不懂圣经,阿奎那的神学成为维护天主教会的有效方法。

阿奎那的影响甚大,如 200 多年后,德国改教家马丁·路德(Martin Luther, 1483-1546)的圣餐观并未摆脱阿奎那的思想,仍按字面理解“这是我的身体”等话,但稍晚的瑞士改教家茨温利(Huldreich Zwingli, 1483-1531)提出了“纪念说”,不相信饼和酒能变质。至今,新教大都采用“纪念说”来解释圣餐,即守圣餐是纪念耶稣,因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他自己,为世人的罪受死,饼和酒都只是象征,这也与使徒保罗的记载一致(哥林多前书 11:23-26),而守圣餐的基督徒往往被要求受过洗,有一定的信仰经验。

阿奎那的哲学和圣餐观

作者: [濮荣健](#)
作者单位:
刊名: [世界宗教文化](#) PKU CSSCI
英文刊名: [THE RELIGIOUS CULTURES IN THE WORLD](#)
年, 卷(期): 2005, ""(4)
被引用次数: 0次

本文链接: 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_sjzjwh200504013.aspx

授权使用: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(gdsxy), 授权号: 55aba534-cb8c-42a6-b13f-9e4d007472c1

下载时间: 2010年12月15日